



【岁月留痕】

理发往事

□许志杰

回老家看见邻居怀柱大哥在自家的小南屋挂了一个“理发”的招牌，推门进去，大哥不在。跟家人说起这事，原来理发的牌子已经挂了一段时间，可是开张不久怀柱大哥突然中风，不得不放下剪子，推子这些家伙什儿，专心调养身体。

在老家生活的时候，怀柱大哥就曾多次为我理发。那会儿理发店少，家里孩子多，理发不仅不方便，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，就自个儿置办一套简单的理发工具，在家自己动手，父亲给儿子理，哥哥给弟弟理，邻里之间互相理，解决理发难的问题。我们家与怀柱大哥家是隔了一条街的近邻，几代相处，不分彼此，一直保持着优良的邻里关系，谁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从不客气，吆喝一声，大家一起下手，不一会儿就办了。

原本父亲买了一套齐全的理发工具，我和哥哥的理发之事皆由父亲亲自解决。父亲是火车司机，经常不在家，回家休息又顾不上此等小技，导致我们哥俩的头发时有荒芜。后来哥哥从我的头理起，慢慢掌握了理发技艺，成了我的理发师。再后来哥哥工作了，也是经常不在家，我的头发就交给了怀柱大哥打理。开头有些乱，凹凸不平，我们开玩笑说有点像“狗啃的”。好在那时候还小，不懂得打扮自己，经过几次尝试，怀柱大哥的技艺大大提升，小平头理得很是带劲了。他还试着给我理过一个分头，不怎么成功，有点像电影里那些反派角色的模样，被我自己照着镜子找平了。以后，至少到大学毕业，我一直留的是小平头。

对现在的人而言，理发可谓小事一桩，满街的理发店，想什么时候理，抬腿就去了，什么发式全凭自己喜好。但是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，理发并非小事一桩，还一度成为一个相当严酷的议题。早先理发叫做剃头，我老家又叫推头，想必与使用的工具有关。那时用的是剃头刀子，用刀刮去毛发为“剃”，一个“剃”字见真功，手艺人运刀如水，刀过发落，推个一干二净。在剃头还没有成店之前，靠给人剃头糊口的手艺人，用扁担挑着家伙什儿走村串户，一头挑着剃头用的工具，另一头是烧水的炉子和脸盆。民间俗语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，便是源于此处。虽然后来的描述远离了事情的本意，演绎成为一种具有多面性的调侃，却无意中把“剃头挑子”以口语化样式留存下来，丰富了我们的智慧宝库。说某人与某某人处对象有难度，不说没戏，而是以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形容某人单相思，在幽默中点破了事情的真相。

肩挑剃头家伙什儿的手艺人，一般都是选择赶集的时候进村，这天人多活多，尽管剃一个头就一两毛钱，一天下来也有几块钱的收入。记忆中剃头不是一门手艺，更是现实中最富有诗意和美感的表现形式。剃头刀是可以折叠起来的那种，明晃锋利，能听到头发被刮断的脆生生的利落之声，相当有快感。本来沉重的剃头挑子，在手艺人的肩上晃悠，踏着欢乐的节奏走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，颇似一篇乡间童话，由远而近，真的很美。我还特别喜欢手艺人拿着剃头刀挥洒自如，在一根磨刀的布上擦拭刀刃的样子。将磨刀的布挂在一根树枝上，左手用劲撑着，右手持刀上下正反面与布摩擦，若即若离，

噌噌几下，锃明瓦亮，那叫一个帅气。

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爱惜有加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不仅关乎头发长短的问题，还直接将其与孝挂钩，上升到了人品、人性的高度，这是衡量一个人德行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标准。

清代之前，汉族成年男子留的是长发，缩起来盘在头上。如此简单粗暴的头型，是不需要理和剃的，逢年过节洗一下就可以了。理发一词的出现，大约在宋代，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理发。理发比剃头的含义丰富很多，一个“剃”字，表达的就是三下五除二的干净利落。理发的“理”字表现出的深刻字意，已经具有打理、护理、美化的意思，甚至包含诸如剃须、洗头、按摩的内容。据说中国第一个理发店出现在明朝，具体开在哪省哪县不很清楚，但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，尤其经过了清朝的“剃头”风暴，金钱鼠尾辫成为标准发型。理发一词也被禁用。

在山东民间关于理发也有一些禁忌，比如正月不理发。这件事说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据，只是传说中许多不明不白，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中被传成了一种约定俗成，成为民间约定，进而成为民间的禁忌。

普通百姓能够享受理发店带来的便利与愉悦，至少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记得我读书的小镇坊子，就三马路有一家理发店，每天路过，理发的客人好像并不多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坊子煤矿生活圈才有了第二家理发店。村里一直没有理发店，人们理发要么去四公里之外的坊子，再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在村里互相帮忙，你给我理，我给你理。多数选择后者。那时经济条件有限，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理发工具，于是家里有工具的就成了为大家服务的志愿者，只要得闲一定会施展最高水平，从不含糊。尤其是到了过年的时候，更是忙碌，要排队剃头，一直到晚上才得休息。

我愿意找怀柱大哥理发，不仅是因为父亲和哥哥忙，还有一点就是怀柱大哥听我指挥。那时我经常出点花样，让怀柱大哥执行，有理分头惨不忍睹的教训，也有留大鬓角的尝试。大鬓角就是把两鬓的头发留得很长，几乎与两耳垂一样齐，那两年兴这个，我也不知从哪里学到的时髦，硬是把怀柱大哥引入“歧途”。父亲休班回家，看我那个不伦不类的大鬓角，令我意外地没有采取强制措施，跟我母亲说，过几天他自己就嫌难看了。果不其然，长了不到一个礼拜，大鬓角把耳朵挡住了，本来瘦小的脸又被遮去一大块，露出小鼻子小眼，着实丑陋，不得不央求怀柱大哥理回了小平头。

理分头创新未遂，留大鬓角赶时髦败北，是我至今难以祛除的心魔。不换理发师，不改发型，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前两年疫情期间出门不便，理发成了问题，索性蓄发一年，长毛卷曲，纷乱飘扬，如盛开一朵奇异的花。青丝已花白，还有年少理分头、留大鬓角那样的心气吗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到了这把年纪应该是倍加珍惜了。见我蓄发一年的同事说，要留好你的长发，别让我们这些头发稀疏的老头失去梦想的动力。盼着怀柱大哥早日康复，拿起推子给我理发。小平头、分头、大鬓角，感受青春，为追逐心怀荡漾的年少时光加油助威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)

□魏建

《蒋心焕志》记录的是蒋心焕老师88年(1933—2021)的人生履历。他是一位平凡而不普通的教师。

说他“平凡”，是因为他没有很高的知名度，没有惊人的业绩，也没有获得太多荣誉；说他“不普通”，是因为他体味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炮火硝烟中的生死悲欢，感受了特殊岁月里的惊心动魄，更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地覆天翻般的大起大落。这些大都是当下的中年、青年和孩子们绝少体验甚至难以想象的。说他“不普通”，还因为他一辈子都没离开“师范”：小学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，中学在中等师范学校，大学在师范学院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师范学院、师范大学任教。他教过上万学生，其中有中学生、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；有函授生、夜大生、自修大学和老年大学的学生；有小学教师、中学教师、大学教师，还有幼儿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。总之，他的人生几乎是在观察近百年中国师范教育的一个窗口。

人类本不应该有普通人、非普通人的区别，因为“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”。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必定都是不普通的“这一个”，都拥有与其他任何“人”一样平等的尊严，都有只属于他自己走出的、不同于另外任何一个人的人生足迹，都有只属于他自己、不同于另外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体验，都有只属于他自己、不同于另外任何一个人的独特命运，都能提供自己独特的、不同于另外任何一个人的生存启示。既然每个人天生就拥有与众不同的存在价值，那么每个人都拥有“天赋”的、被书写的神圣的权利。精英和非精英的被书写价值，相互之间是无法替代的。为了这人人都有独特的价值，为了这人人天生平等的尊严，每一个人的历史都应该被记录，被书写，尤其是头上没有光环，手里没有特权，很少被关注的“普通”人。

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，却不是孤立的存在。人不仅是个体的生命，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每个人既有自己的独特性，也有与其他人相似乃至相同的共性，如蒋心焕老师和与他年龄相近的那一代人的共性、与他人生道路相似的中国师范人的共性等。因此，蒋心焕老师去世后，我们决定编一本书，记下他和“他们”的历史。

编著此书的过程，我们经历了从主题先行到资料先行的重大转变。此书作者都是蒋心焕老师的研究生，都相信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，也相信：要做好历史就应当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。因此，此书的编著工作是从寻找有关原始资料开始的。我们找到了他读小学时的一些档案、初中毕业证和师范学校毕业证的校方存根、师范学校的学籍表(含成绩单)、大学的《记分册》、研究生学习时的听课笔记、研究札记手稿、工作以后的大量

读书笔记和研究札记、参加学术会议记录稿、与著名学者信函往来的原件、60年前乃至70年前的老照片……每一件都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。

为老师编书，最常见的形式是纪念文集。我们经过反复考虑，还是放弃了这通行的做法。我们担心，靠一篇篇纪念文章组成的蒋老师的历史，是很不完整的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完整地复原蒋老师的历史呢？我们又想到了很多形式：年谱、传记、口述史、资料汇编……但是，每想到一种文体很快就想到了它的局限，最后我们选择了史志的志。

自古以来，志是古代史书的重要形式。“志”与“史”的含义各有侧重。“史”偏于述史，“志”偏于存史；“史”偏于叙事，“志”偏于资料；“史”偏于历时性，“志”偏于横截面。此书中的内容正是接近于偏于记述、偏于原始资料、偏于史料的“志”。于是我们选定了志，利用多文体相得益彰的综合优势，讲述蒋老师和他们那代人、那一代人的故事。

书中有年谱，以年份为线索，借鉴了年谱史料化、客观化的优良，但比年谱多了生平记述、访谈录、纪念文章等表现形式，比年谱内容更充实，更多一些历史的丰富性。书中有传记，每一时段都有传记性的生平记述，又吸纳了日记、访谈录、档案资料、纪念文章等形式，比传记多一些原始史料的客观性，多一些来自口述史料和纪念文章的历史感和互动性。

本书追求言必有据。所有材料依据或来自蒋老师的人事档案，或来自其日记和图片、来往书信，还有访谈录、纪念文章等内容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均以附录出现。这些既是生平记述的可靠佐证，还能使这些内容更有历史感和生动性。

本书所有内容都紧紧围绕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。“一个中心”是以蒋心焕为中心。“两个基本点”，一个是展现一代人的历史：追溯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命运史；另一个是展现一类人的历史：复原中国师范人方方面面的历史信息。在处理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的关系上，我们确立了如下原则：淡化主观叙述，强化客观史料；减少文字表达，增加立体呈现；弱化对个人的评述，突显群体和时代风貌。我们淡化主观叙述，强化客观史料，是为了提供一部实实在在的信史；我们减少文字表达，增加立体呈现，是想让被呈现的历史尽可能如临其境、可知可感；我们弱化对个人的评述，突显群体和时代风貌，不只是为个人修志，也是为像他那样的普通中国师范人修志，也是为像他那样的普通中国学者修志，也是为像他那样一生默默奉献的中国教师修志。

作为志书，主要是靠资料说话，通过这个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历史，告诉你所不知道的90年里，有多少你所不知道的故事，包含了多少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经验和人生启迪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)

【文化杂谈】

编著《蒋心焕志》有感